

尊聞翻譯

# 日本 的 間 諜

〔必定轟動世界〕

——斯諾

范士白自述  
尊聞翻譯

日  
本  
的  
間  
諜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

# 日 本 的 間 諜

每冊實價柒角伍分

原著者 AMLETO VESPA

譯者 尊 聞

經售處 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初版



范士白(一九二七年攝)



作者在北京謁見張作霖上將時所攝

## Harbin Plot To Kill Agent Fails

### Indian Extradited When Attempt Is Made On A. Vespa's Life

HARBIN, Jan. 12.—(Special)—The alleged attempt last month on the life of A. Vespa, general manager and part owner of the Atlantic Theater, a local silent picture house, resulting in the prompt arrest of an alleged Indian accomplice, Burr Singh, and his extradition to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at Shanghai, still leaves at large an Italian named G. Condoveros, thought to be the prime mover.

The plot was discovered on December 20 and soon afterwards the British Consul applied to the Chinese Police for the extradition of Burr Singh, who had been arrested on a charge of complicity.

According to local speculations, it appears strange and incomprehensible that Condoveros was not likewise arrested but is still at large in Harbin.

Vespa, it will be recalled by the Shanghai press, has been in China a good many years and has been promine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Mukden Intelligence Service, in which he is credited with valuable work, especially activities against Communists and arms smuggler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here that the alleged plot to murder him might have been motivated by personal enmity arising out of his work for the Mukden Government.

哈爾濱  
報紙  
所載  
謀害  
作者  
事件



故 張 作 霖 上 將

Introducing Mr. H. Vesper,

陸  
日  
本  
領  
事  
館  
總  
領  
事  
木  
本  
總  
領  
事  
館

Mr. G. Gaji  
Consul-General,  
Imperial Japanese Consulate-  
General  
Harbin,

天津日本情報局長田中大佐于一九二九年給范士白的介紹信

Introducing Mr. Hamlet Vesper,

任  
主  
任  
領  
事  
館  
總  
領  
事  
木  
本  
總  
領  
事  
館

Your Excellency  
General Count H. Teramachi  
Kiang-chu-ling

天津日本情報局長田中大佐于一九二九年給范士白的介紹信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e bearer of the present is Mr. A. Vespa, an Italian by birth but naturalized chinese since 1924. He is very well known by us as a gentleman honest, respectable and straightforward. He has good knowledge of several european languages and for several years he has been correspondent of Italian newspapers, and always an enthoustiaste of Japan.

Harbin July 30th 1932.

*Tagaw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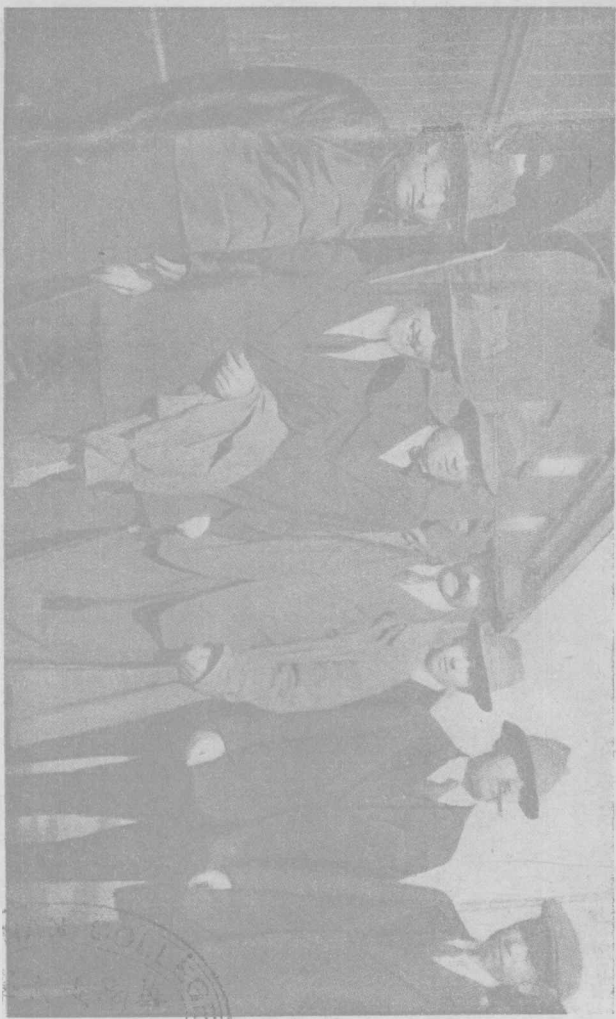


哈爾濱道裡石頭道街二號



電話九三四五六

東亞鑛業公司



一九一一年三月七號在赴俄途中（左列第二人即范士白）



范士白與田中大佐及其夫人，一九二九年攝于天津

## 序言

田伯烈

曾經被邀請給本書寫一篇序言，我就冒昧在此簡單地說明本書出版的經過情形，以及作者范士白先生的略歷吧。

一九三六年秋季我在上海初次認識范士白先生，那時他來看我，說是他的妻由大連搭船來上海會他，在青島被日本當局扣留，要我幫助他發表這消息。我寫了一個字條，介紹他去見當地辦報的三位同業，不久之後他就消失在我的見聞以外了。

一九三七年尾，范士白先生又來見我。他告訴我他作了一本書，敘述他在滿洲被日本特務機關雇用的種種經歷，並且要我指示他使牠出版的方法。我問他爲什麼要來和我商量這件事，他回答：『因爲你知道這些事情，也因爲你和日本人打過麻煩（註），所以我相信你不會拒絕我。倘若日本人知道我寫了這本書，他們

是要立刻打倒我的。現在這書已經完成，我想設法趕快出版，那麼我就可以帶着家眷離開上海。』

我答應考慮這件事，但是暗中咋舌，因為我自己就有一本書要出版，我也知道我沒有時間來看我恐怕范士白先生會寫出來的那種東西。

一兩天之後，他把原稿交給我，我又把牠轉給一位富有批評精神的新聞同業，請他給我一個坦白的答覆。使我吃驚了，我接到一個最熱忱的回信，但是我仍然不滿足，決定再加以檢驗。我把事情說明給一位可靠的朋友，他是外國政府的官吏，因此對於鑑定范士白先生的敘述是異常方便的。這位官吏讀過原稿而且仔細研究之後，他問我是否能夠設法使他和作者會見，以便盤問那些似乎需要說明的處所。會晤的方法佈置好了。經過幾次長談之後，他相信范士白先生所說的都

（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我和日本當局們發生衝突，因為我反對他們有權檢察我寄給曼哲斯

特衛報的通信。

是實情。

他寫信來說：「這裏所描寫的種種暴虐，大多數是我經過調查而熟悉了的，但是讀着本書纔覺得顯現爲日軍統治新征服地人民的方法的特質的殘酷，腐敗，惡劣，野蠻之深刻，在我這是一種戰慄的經驗。對於自命爲西方文化保衛者的特勒和莫索里尼，這書是一通辛辣的斥責，我相信，即使是他們吧，倘若他們讀了這書，他們也要驚怖於他們所保衛的這一類東西的。」

「對於英國的積習甚深的保守派，以及「他們正在作着的不過是我們曾經作過的」一派，這書可以提供一種明白的教訓；對於孤立派的和平論者，這書是一付强有力的消毒劑，使他們覺醒日本對於征服地人民所謂法律，秩序，繁榮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我所讀過的最强有力的公訴狀，控訴某一階級，某一國人，實際也就是控訴「全部不公道的制度，由於這制度使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使千百萬人在

黑暗境地中工作以供養少數人的舒服和剝削，而大多數人却不能不生活在污穢和飢餓之中以維持那詭詐的營利方法。」』

因為要徵求第三者的意見，我把原稿交給我的朋友斯諾 (Edgar Snow)，西行漫記的作者；他讀了之後，把牠交還我，附加評語：『據我所知，本書所敘述的事件，人物和情境，都具有各種自明的真確性。牠是一種無可疑地有特殊價值的內幕故事。』

然後，我親自逐字逐句地把原稿讀了一遍，以我作曼哲斯特衛報和亞細亞雜誌通信員於一九三三年，三四年和三五年歷次旅行滿洲所獲得的知識為標準，加以審核。我敢相信在大體上范士白先生的出色的故事是必須認為真確的。

關於本書就有這麼多的話。讀者當然想要知道一些作者早年的背景的吧。

范士白於一八八八年生於義大利的阿格拉 (Aquila)。二十二歲的時候，受完教育而且服滿兵役，他到墨西哥去加入革命軍，在弗蘭西科馬德拉 (Francisco

Madera)將軍部下作軍官。在墨西哥戰役中他兩次受傷，並且升到上尉階級。

據范士白先生自述，一九一二年他離開墨西哥，作爲一個自由投稿的記者漫遊美國，南美，澳大利亞，安南和中國。在他的旅行中到過一些遼遠的地方，如西藏，蒙古和東部西北利亞邊境等。

在世界大戰中，一九一六年間協約國利用了他在中國長途旅行的專門知識，因此加入情報工作，跟隨日本軍隊進入海濱省及阿穆爾省，一直到貝加爾和尼古拉夫斯克(註)。在這幾年間范士白先生有異常的機遇會見中日要人，其中之一是張作霖大帥，那時的東三省督辦；所以，大戰以後，在一九二〇年間，他加入了這位滿洲軍閥的幕客之列。從此他變爲滿洲政治後台的一個權威。

然而，不久，范士白先生的新關係使他和他的本國的當局衝突起來了，因爲義國軍火那時正在繼續私運入滿洲，而他的職務却是制止這種交易，以維持張大

(註)另一譯名爲「喇街」



帥轄境之內的治安。爲情勢所迫，他決定改變國籍，變爲中國人民，引薦人是中東路督辦朱慶瀾將軍，保證人是北滿警察廳長魏永興將軍，中東路警務處長姚志曾將軍。這並不是偷偷摸摸的勾當，而是光明正大的合法行爲。因此，他保持了行動的獨立，以及，同樣重要，他的生活方法。不過，縱然改變了國籍，范士白現在還是范士白——一個忠實的法西黨徒和莫索里尼的熱心的崇拜者。

一九二八年張作霖大帥被日本特務人員謀殺了之後，范士白先生忽然又遭遇一次生存鬥爭，然後從事於各種商業。但是，一九三二年間，這些日本人作了滿洲的主宰，同時也就變爲范士白先生自己的命運的主宰。他們要挾他來替他們作事，簡直以危害他的家屬相恐嚇。於是范士白先生變爲日本特務機關的不情願的工具，這也就是使本書對於現世界有重大意義的理由。從來沒有過，以後或許也不會再有誰處於日本人之下的這種特權地位「宣佈其中的真象」。他所說的是值得我們的注意的，而他本人也是值得我們感謝的，因爲他有勇氣發表他的驚人的